

语境与历史之间

——作为解释模式与方法论前提的历史语境理论

邓京力

摘要 作为解释模式的历史语境理论以历时性的叙事结构编排材料,体现了历史主义的精神,同时又提示出理解某种共时性关系的可能,因而成为专业史学通常所采用的解释模式。从传统史学、语境主义、文本主义三种不同的方法论前提出发,对语境问题的理解则展现出不同的预设方案和语境化历史的差异性选择。当代西方思想史研究中,昆廷·斯金纳开创性地运用了“跨文本的语境论”研究范式,拉卡普拉则提出思想史研究中的六种基本语境问题。这些语境化历史的理论与尝试既有待于史学实践的检验,也有待于国内学界进一步洞察其间所包含的有利于我们构建自身历史语境理论的思想元素。

关键词 解释模式 方法论 语境主义 文本主义 思想史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语境是理解过去的一种重要观念,以致“将事物放在其所处的语境中去考察”成为历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显著特征之一^①。历史学家在面对过去、处理史料与书写历史的过程中,通常会对各种语境做出多重含义的检视。然而,究竟什么构成了语境这一相当抽象而又模糊的概念?它是否如同文化人类学家所说的是一种通过“厚描述”的方法对过去情景的摹写^②?为何历史研究脱离不开辨识语境的工作?语境与历史之间是否有着某种亲密关联?这些恰恰是后现代主义挑战之后语境化历史的关键所在。

一、作为解释模式的历史语境理论

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曾提出历史学家一般所采用的四种解释论证模式,即形式论、有机论、机械论和语境论^③,其中对于语境论的解释模式进行

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怀特认为,所谓语境论即是主

① E. P. Thompson, “Anthropology and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ical Context”, *Midland History*, Vol. I, Spring 1972.

②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Chap. 1,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③ 依据怀特在该书中的讨论,形式论旨在识别历史中客体的独特属性,趋向描述或重构历史事物的多样性和生动性,因而青睐于个体化的历史解释,对材料的分析本质上是分散的,浪漫主义史学家多采用此种模式;有机论则致力于将分散的历史事件、个体化的历史细节综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形成一种微观与宏观的关系范式,更注重历史过程的叙述,从中发现个体过程和整体过程之间的关系,倾向于以民族、国家、文化等因素作为整合历史过程的基本单元,以兰克为代表的19世纪民族主义史学家多采用此种模式;机械论以探求历史过程中更普遍存在的、稳定的因果律为目标,通过展示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的综合性质说明其内在的规律性、趋势性,并指明规律对个体、行为、过程的历史决定性作用,实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当属此种模式。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3-20.

张将事件放在所发生的语境中就可获得相应的解释,语境可以揭示事件发生的根源、过程及与其他历史事件之间的特殊勾连。其原因在于,正是语境确定了历史事件所发生的“现场”和在历史中所占据的具体位置,进而就可以据此说明事件的功能性相互关系——存在于行为主体与行为方式之间的各种关系。

从语境论的实际运作过程来看,它是通过孤立历史领域中的某些要素来突出其研究主题的。首先要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物中挑选出与“现场”相关联的“线索”,以便将需要解释的事件与语境中的其他范畴联系起来。线索在历史发展中是可辨识和追踪的,在空间中它们向外伸展进入事件所发生的自然与社会场所,在时间脉络上则可向前回溯事件的“起源”,或向后推断事件的“冲击”和“影响”。一旦线索消失在其他事件的语境中,抑或聚合促成了某些新的事件,这一追踪工作就宣告结束。线索追踪的目的并不在于将所确定的全部事件和趋势整合为一体,而在于以一条暂时性的、限定的链条将它们连缀起来,从而突显某些事件的重要意义。对此,英国历史哲学家沃尔什曾从配景的角度描述这种语境化的过程。他认为,历史学家是通过揭示某些弥散在大量看起来无关系的史料中存在的主题而使其产生意义的。更准确地说,是他们从中挑选出了某些重要的东西,其重要性在于它们超越自身的范围并与其他事件联结为一个连续的过程^①。历史学家解释某个事件的首要目的即是看它能否可以成为统一过程的组成部分,其方式就是将它置于与其他事件共同组成的语境之中^②。

怀特从四种历史解释模式的比较出发,指出语境论相对于其他三种解释模式的优越性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形式论极端分散的倾向,同时也利于消除有机论和机械论由追求整合的冲动而带来的过于抽象的弊端,因而成为专业史学通常所采用的解释模式。语境论以表现某种现象的相对整合性为目标,这种现象是依据某些历史时期和时代的趋势或一般外部特征在历史事件的有限范围内辨识出来的,被认为是过去特定时空中实际存在过的各种关系,从而区别于有机论或机械论所假设的那种历史目的论原则与普遍因果律。

从上述作为历史解释模式的语境论的含义、操

作方式、思想主旨中,我们可以发现,其理论基础显然是历史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历史事物要根据所发生的时间及其先后顺序加以叙述和解释。需要强调的是,语境论在这里一方面实践了以历时性的叙事结构组织和安排材料,运用“现场”与“线索”的勾连突出历史运动中处于低谷或巅峰状态下事件的不同意义;另一方面,它也暗示出理解聚集于同一时间框架内某种共时性关系的可能,通常可以从时间脉络中截取历史过程的某一片断,对其包含的诸种因素或情形进行结构性、关系性的表现。当然,这种语境论中也同时包含了对还原历史现场的憧憬和被迫局限于一定范围内选择的认识矛盾。

二、作为方法论前提的历史语境理论

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伯克霍夫提出,对于历史语境内涵的理解是基于史学家不同的方法论前提。如果从传统史学、语境主义、文本主义三种不同的方法论前提出发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这其中也始终贯穿着它们各自不同的历史认识观念^③。这里,我们以伯克霍夫归纳出的三种历史语境理论为基础,比较分析其各自对于语境化历史的差异性认识及其对历史表现的影响。

(一)传统史学的语境理论

在传统史学家的实际工作中,有三种语境是其需要加以区分和辨明的。它们的具体内涵普遍浸润着传统史学方法的基本原则,对于它们的理解、揭示乃至重建程度直接关系到历史认识的结果。

其一,过去客观存在的关系网络及其中人们的行为经历,可称之为关于过去实际发生的语境。历史事件、制度组织、过程关系等各种历史事物无疑都是人类行为的产物,它们都必须被放进人类行为所产生的更大的关系网络、社会结构以及文化氛围中去理解。

^① William H. Walsh, “Colligatory Concepts in History”, in Patrick Gardiner (e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136.

^② William H. Walsh,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London: Hutchinson, 1967, pp. 23—24.

^③ Robert F. Berkhofer, *Beyond the Great Story: History as Text and Discours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London, England: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9—24.

只有这样,行为本身所内蕴的深意才有可能在历史学家的笔下得到某种真实的重现。于是,有效地发现这类蕴含了过去存在密码式的相关语境(包括时代、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公共空间与私人领域等)就成为历史学家至关重要的解码器。这种语境的特征是外在于历史学家的主体世界而独立存在。对这种语境的理解是基于所有历史实在论的形式做出的,所普遍采取的史学方法是以过去遗留的证据重建过去的真实,历史学家希望通过他们笔下所书写的历史来再现这种真实存在过的语境。

其二,文献或其他经人为加工过的史料所包含的信息,可称之为关于文本的语境。这其中包括诸如档案、书信、日记、复制品等各种类型或形式的史料,以及基于这些史料构建的历史表达,即通常历史学家所说的一手(直接)或二手(间接)史料。可以说,对于史料的处理程度和对文本语境的理解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历史研究的结果,因为过去的大部分历史已经不复存在。对于史学家而言,过去的语境更多地是以某种文本的语境出现在眼前的,他们希望通过对以往这些文本的细密研究,弄清其中所可能蕴含的意义,以便将这种语境作为其历史书写的一部分加以呈现。

其三,历史学家用以建构过去的概念、理论或宏大框架,可称之为主体思想性语境。历史学家对过去所抱有的想象、对现实与未来所充满的信念或理想,加之从证据或文献的语境中所探知的内容,会综合为分析历史的某种概念工具或宏大的理论框架,构成其重建过去真实状况的主体思想性语境。这种语境即是认识论中通常所讲的主体自身的历史观、世界观、人生观、宗教与哲学观念等思想层面的意识结构内容,它可能在具体历史研究过程中演化为用于阐释、理解、建构过去的各种理论化表达。

在传统史学观念中,过去实在、史料与史家主体三者构成其历史语境的基本内容,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语境化历史构图。显然,在史家主体语境中再现过去、重构过去的真实无疑是这种方法论的终极目标。但这种语境理论在20世纪后期受到来自语境主义和文本主义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出自身的一些弊端和问题。

(二)语境主义的历史语境理论

语境主义与传统史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提出了

三种关于语境的新假设。

首先,语境主义假设了世界的现实及其中人们的行为经历与过去之间具有某种可穿越性。极端语境主义主张,语境化过程的结果可以对过去人们所经历的真实达到穿越性的理解,对过去的实际语境可以直接认识,而无需再经历或间接感受。因而在语境主义看来,传统史学所提出的关于过去的语境即是当下人们可以直接经历与感受到的,是无需重构或阐释的,并保持着前语言状态(prelinguistic),可以直接用来理解过去的实际语境。

其次,语境主义假设了理解过去实际存在的社会或现实是如何被经历与阐释的民族语境(ethno-context)。它通常需要将事物重置于人们所生活和经历的族群认同性语境之中,尝试以唤醒或“重新体验”过去时代族群所共同经历的方法来加以重构。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一语境突出强调了民族话语权问题,即从某种民族身份或文化认同感出发而形成的对过去认识的本土性内容。民族语境化的成功标志是与未经重构的实际语境相一致,因此也就需要第三种语境来考量实际语境与民族语境之间的差别,并对此做出学术上的阐释。

最后,语境主义假设了一种阐释或建构前两种语境的解释性语境。这种语境是用以研究和描述实际语境与民族语境的,其发挥到极致可导致对社会、文化、政治、性别或其他体系的建构。对生活于实际语境和对其做出阐释的人而言,过去作为历史或历史化都同样是给定的和真实的,二者之间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于是,根据语境主义者的假设,过去与现在的文本本身均是某种作品,是经人为加工过的,但其制造却是超乎文本之外的,是社会特定方向的话语实践的产物,而且其解释也是以特定的、超文本的解释性群体^①或阅读群体^②为基础的。

通过上述假设,语境主义在总体上极度放大了语境对于历史的认识功效,它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

① Stanley Fish,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② Tony Bennett, "Texts in History: The Determinations of Readings and Their Texts", in Attridge, Bennington and Young (eds.),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Question of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70.

以使我们克服过去与现在的时空差异,而达成在现实条件下与历史的直接对话。而语言、民族、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均被囊括或泛化于语境的法眼之中,成为穿越过去、建构现实的源泉。

(三)文本主义的历史语境理论

后现代主义理论通过文本主义(textualism)挑战上述语境主义与传统史学的语境理论。文本主义首先将文本泛化,使其内容不仅包括文字化、语言化的东西,更将所有用于交流的人工制品都纳入文本的视野,如绘画、影视作品、服装款式、运动场面、政治集会、社会文化现象等。同时,文本主义还赋予了文本以新的含义,将其视作可以从符号、社会、文化角度加以不同解读的意义系统,而非具有固定意义的东西^①。于是,文本主义增加了阅读过去遗留下来的文本的复杂性,并且将这些文本所指向的过去与其本身混淆了起来。传统史学方法中用以重构过去的文本语境被无限扩大为文本化历史的过程,文本化不仅将过去与现在联结起来,而且也使历史与历史编纂学统一于文本化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史学实践的基础。

对于语境问题,文本主义有将文本与语境同一化的倾向,具体而言,其所主张的语境理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将语境还原为文本中语言或符号本身的结构系统。这种对语境化的理解可称之为文本的自发性或内文本性,因其语境化的过程产生于文本之中,抑或是通过文本内部的各部分之间或部分与整体之间的比较来完成的。从形式上看,有点类似于传统校勘学中的内证法,但显然文本主义在这里更多强调了语言或符号本身的语境。正如阿特·伯曼所说:“语言符号系统成为一个自足的、无穷尽的、内部的、自我指涉的能指系统,其意义由它们自身的网络产生。”^②一般情形下,这种语境之意所显示的是论证或叙事的前后一致性,特别是史家所使用的注释与其所论证的内容之间的契合性。

其二,主张一个文本的语境来源于其他文本的建构。这种对语境化的理解可称之为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③,以区别于内文本性。文本间性既可指一个文本利用其他一个或多个文本作为前文本,也可指一个文本是如何被其他文本当作前文本而加以利用的。这种关于前文本的分析是思想史家

的重要阐释来源之一,而通常史学家所使用的注释,因其指涉了大量的其他著作而不可避免地卷入文本间性的对话,即某种专业或专门领域内的对话。文本主义认为,这种文本间性是作为语境而存在的,它可以呈现历史研究所进行的实际场景。历史学家所书写的各种文本的内容与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专业性的研究实践,他们的工作始于其他历史学家业已完成的工作及所做出的阐释,他们认识过去所依据的是其学科限定的范围或标准。诸如什么可以用作史料,应如何将史料作为证据加以解读,史料提供了怎样的事实,以及如何表达研究的结果,这都依赖于专业史学领域内文本间性的对话。

其三,强调语境需要到文本之外去寻找。这种对语境化的理解可称之为超文本性。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有回到传统史学所主张的过去实际发生的语境中去的意味,但事实上远非如此。由于文本主义将人类行为与社会现实等实践领域均理解为广义的文本化过程,是人为建构的结果,那么史学实践中所有关于过去的一切都应被当作文本来加以认识 and 解读,因而文本化的语境也就只能通过范畴化、阐释化的过程建构起来。所谓超文本性只是强调了文本的社会性内涵,而非真正超脱于文本之外回到社会实际中去^④。在文本主义那里,我们的认识领域中并不存在一个文本之外的现实世界,只存在一个由文本建构的世界;对于历史认识而言,亦不存在一个文本之外的过去世界,只存在一个由文本建构的历史世界。

① 关于文本主义的研究,参见 Cesare Segre, Tomaso Kemeny, *Introduction to the Analysis of the Literary Text*, Trans. by John Meddemme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John Mowat, *Text: The Genealogy of an Antidisciplinary Object*,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② Art Berman, *From the New Criticism to Deconstruction: The Reception of Structuralism and Post-structuralis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p. 169.

③ 关于文本间性概念的解释,参见 Chris Baldick,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12.

④ 此类观点可参见 Richard Harvey Brown, *Society as Text: Essays on Rhetoric, Reason and Re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A Poetics for Sociology: Towards a Logic of Discovery for Human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基于以上不同方法论前提的语境理论,可能导致当前史学研究中对待语境的态度、理解语境的方式,以及通过语境化表现历史的尝试出现截然差异的选择。尤其对于语境主义和文本主义那些带有强烈独断性的观点,很多历史研究者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甚或持反对意见。无论如何,现在看来对于究竟采用哪种语境理论才能使历史书写成为可能尚未确定,这也就成为当下急需认真探究的史学理论问题之一。

三、语境论与思想史研究

无论将语境论当作一种历史解释模式或理解策略,还是将其作为某种方法论前提加以应用,历史学家始终相信语境是将有关过去的大量信息编织成一体的一种基础性方式,并普遍应用于历史研究的诸多领域。据此,事件、个人与时代均可寻找到其所依托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族的、心理的等多重语境,并同时强调历史整体关系网络之下的个体性及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联性。这里,我们以当代西方思想史研究中所运用的语境化思想的尝试来探讨一下在史学实践中语境化历史的主要途径和可能遇到的问题。

(一)跨文本的语境论思想史研究

英国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在1970年代以来开创了一种新的思想史研究范式^①,打破了以往专注于经典文本的内在义理性和根本性问题的分析,提出发现“语境中的思想”和“跨文本的语境论”思想史研究方法^②。他反对将思想史变为对若干“永恒问题”、理想类型或不变的“观念单元”的研究,好像观念是自我形成、斗争与发展而来的实体。他认为,思想史学者的根本任务应是“将处于自身时空条件下的思想家定位于整个的思想世界中”,提炼出“思想的宝藏”以展露“过去世界的问题、价值和语境”^③。这种对于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立场可以看作斯金纳语境化思想的理论前提。

对斯金纳而言,虽然研究的主要对象仍是如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这些经典思想谱系上的人物,但他所关注的已不再是那些有关永恒智慧的命题,而是追寻他们的不朽名著《君主论》、《利维坦》等背后所隐喻的作者的真正意图。斯金纳从柯林伍德那里

获得了直接的理论灵感^④,认识到仅仅从特定哲学家的观点出发“是不足以对其思想达到历史性的理解的”,他主张在完成把握文本实质的初步工作的同时,进一步“去还原作者提出这一特定论点时可能具有的意图”,抑或了解写作该文本时“作者在做什么”,他在何时何地发起了这一“语言行动”(linguistic action)^⑤。这样就将研究的注意力从关注思想本身转移到了思想所产生的语境,致力于从历史的语境或主体的语境中考察观念的来源。

斯金纳还借用哲学家奥斯汀有关“言说行动”(speech act)的理论,一方面主张将言说视作一种基本的语言模式,而写作并不具有相对于言说的天然的、决定思想本质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则指出,各种类型的写作其实均为对话的某种形式,从根本上也是由言说所塑造的;进而将言说与著作等量齐观为“言说行动”,看作思想家介入现实政治的活动或对现实政治的思考与论争的某种方式^⑥。显然,斯金纳借用这套“言说行动”理论的目的旨在将观念领域与现实语境联结起来。

而要探知斯金纳所说的“作者意图”,就需全面考察思想家观念所产生的多重历史语境,如语言语境(linguistic context)、思想语境、政治语境等。其

① 关于昆廷·斯金纳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参见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0~115页;James Tully (ed.),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8; Kari Palonen, *Quentin Skinner: History, Politics, Rhetoric*,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3.

② Maria Lúcia G. Pallares — Burke (ed.), *The New History: Confessions and Conversatio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2, p. 216. 斯金纳在接受该书编者访谈时谈到自己的方法论:“我在给剑桥大学出版社所编的一套丛书的题名中用到‘语境中的思想’,这个题目表达了我所感兴趣的并努力实践的思想史类型。换言之,假若让我描述一下自己的话,我在方法上是一位跨文本的语境论历史学家”。

③ Quentin Skinner,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History and Theory*, 1969(8).

④ Maria Lúcia G. Pallares — Burke (ed.), *The New History: Confessions and Conversatio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2, p. 216.

⑤ Quentin Skinner, “The Idea of Negative Liberty: Machiavellian and Modern Perspectives”, in *Visions of Politics*,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94.

⑥ Quentin Skinner, “From Hume’s Intentions to Deconstruction and Back”,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1996(4).

中,斯金纳比较强调分析文本中语言语境的重要性,诸如考究语词含义的变迁、语言习惯的变化、语言之间的转换、言说行为等对理解文本思想意义的影响^①,这充分体现在他对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经典研究中^②。同时,斯金纳在强调语境决定文本意义的重要作用时,一般认为语境并不总是指向社会史家通常所分析的社会或经济领域,而是特别注重优先考察语言的、通用的、意识形态的语境,从而确定文本产生时所传达给社会大众的意义范围^③。这也就是哲学家所说的“理性的接受力”。对斯金纳而言,这里所谓的“理性”即指人们在当时特定时空条件下所能接受的思想内容^④。

如此看来,斯金纳所主张的跨文本的语境论思想史研究范式似乎有意摆脱单纯诉诸宏大哲学主题或思想家个体的传统思想史模式,更多地将个体置于具体而微的由语言、思想、政治等因素交织而成的历史语境中加以勾连和定位,令人感到思想所具有的更为普遍化、社会化、细节化的维度。尽管对于语境化思想的适用范围、程度与方式在思想史研究中尚有种种争议,但毕竟斯金纳的尝试提供了我们进一步理解语言与观念、思想与政治、精英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某些新的可能性。

(二)思想史研究中的基本语境问题

美国康奈尔大学欧洲思想史学者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在1980年代针对思想史研究应如何理解语境问题、如何看待语境与文本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反思,认为其解决方案主要依赖于将语境实体化、具体化,因而提出了一个思想史研究中六种基本语境问题的清单^⑤,批判性地表达了许多与斯金纳及其他思想史学者不同的语境化思想的理解。

其一,关于作者意图与其文本之间的关系。尽管拉卡普拉并不完全否认文本含义与作者意图之间所存在的普遍联系,但他却难以赞同斯金纳的“言说行动”理论,尤其质疑作者意图与文本意义、历史语境之间的确定性关系指涉。拉卡普拉认为,这种观点假定了作者与文本或言说之间的独占性、单一性的关系,它通过单方面展现、“反映”作者意图的文本,使思想得到某种貌似真实的重建。但事实上,这其中掩饰了多种形式的张力,包括可能只是一种“自我论争”式(self-contestation)的研究,诸如作者意图并非完全前后一致或统一地表达出来,作者意图

也并不能得到完全的确认或者表现出根本性的矛盾等。更为重要的是,拉卡普拉还指出,思想史研究者通常会把作者意图规范化为可追溯的内容,从而使文本分析受制于这类将多重意义化约为某种明确意图的阅读与解释模式;研究者通常还会受到追求完美的终极解释的诱惑,从而使对文本动机的分析符合逻辑地指向作者意图建构的最终标准——某种道德的、法定的、科学的预设^⑥。

其二,关于作者生平与其文本之间的关系。思想史学者通常相信作者生平与其文本之间具有某种一致性,特别注意文本内出现的有关作者生平过程的标记或征兆,以此作为理解二者关系的解释依据;有时又以心理传记性的视角审视作者的动机,发现其间可能属于无意识的成分。拉卡普拉则质疑这类研究方法中所预设的作者生平与其文本之间内在在完全的整体性或同一性。他指出,二者之间既可以是一种相互促进或彼此减损的关联性模式,又可能呈现出平行线式的无交叉、无关联的发展状态。具体而言,生平与文本自身可以是各自独立、自成一体的,也可能是相互矛盾、抵牾的。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相互区别的,彼此之间的关系远非相符或矛盾如此简单。拉卡普拉强调,书面文本对于了解作者生平或动机的意义不仅限于其补充性的内容,更在于其相对日常生活而言所具有的增效价值,因为作者可能视写作为至关重要的生活方式,他写作的目的正是去明确表达自我对现实生存状态的一种批判,从而形成了某种生活文本。于是文本的解释功能可能会更加错综复杂,它所内蕴的其他存在维度对于作者的动机而言就不只是一种次要地位的阐述

① Quentin Skinner,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History and Theory*, 1969(8).

② Quentin Skinner, *Machiavell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Reason and Rhetoric in the Philosophy of Hobb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③ Quentin Skinner, "Hermeneutics and the Role of History", *New Literary History*, 1975(8);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History and Theory*, 1969(8).

④ Quentin Skinner, "From Hume's Intentions to Deconstruction and Back",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1996(4);

⑤ Dominick LaCapra, *Rethink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Texts, Contexts, Langua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35-59.

⑥ Ibid., pp. 36-39.

或投射性反映^①。我们发现,拉卡普拉在这里所突出的语境化思想的内容已不再是作者在实际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某种动机或某些潜意识的心理因素,而是其在文本中所包含的那些超现实的、反现实的、观念化层面的东西。他所反对的是将生活与文本之间做一种简单化、投射性勾连,所主张的是文本语境的独立性、自主性,显然带有文本主义的语境论色彩。

其三,关于文本与社会的相关性。在这里拉卡普拉通过范畴交叉性分析,强调文本与社会二者建构过程之间的互动关系。他认为,如果离开社会参照系统就无法讨论个体性生活,反之亦然。与社会史研究所不同的是,他主要是从思想史的视角探讨社会过程与文本解释之间的关系。以往思想史研究者通常将文本与社会过程之关系简单化为“起源”与“影响”的分析模式,或将文本仅视作研究中某种例证或反思的依据,拉卡普拉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他提出,文本除去与话语实践或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直接的相关性外,也同样参与了社会过程的建构,问题是我们如何将文本的产生与形成、复制与演变、被阅读与传播、被阐释与选择、被采用与滥用、被经典化或神圣化等一系列过程和传统的建立与改变、制度的确立与变革等社会过程之间的微妙关系揭示出来。此时,文本之语境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它标明文本出现的特定时间和地点,即可勾勒出一个文本所处的关系网络——历史语境,从而有可能实际地展现出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交叉或联动^②。

其四,关于文本与文化的相关性。文本在不同文化等级中的流播是个复杂问题,其困难首先在于如何界定或识别文化的“等级”,即哪些属于所谓的“高级”或“精英”文化。以往思想史研究普遍重视那些“伟大”文本,而此类文本的多数读者通常仅限于受教育阶层。于是,思想史就演变为知识分子观念的历史,一个话语共同体分享感受、领悟、意义的历史。拉卡普拉认为,这种范式显然不利于理解某种社会或文化状态下普遍存在的观念形态,我们需要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对话性的文本间研究,以细节揭示文本间所讨论与对话的问题,审视观念在不同的文本和语料库(corpus)中所发挥的不同功能。同时,研究“伟大”文本在不同社会层面或文化等级中被创造性阅读、改写、翻版、流传的过程,穿越“伟大”

文本与普通大众之间的沟壑,融通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联系,这有可能令我们发现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拉卡普拉又强调,思想史研究虽然通常以文献研究方法为基础,但文本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绝不仅限于作为文献的功能,它对既存的文化或社会现实还可能起到补充作用。在传统语境中,文本的功能在于支撑规范与价值;在革命语境中,文本则有助于瓦解既存的制度和指明变革的道路。当然,文本也可能沿着与作者意图完全相反或矛盾的方向为现实的追随者所利用^③。

其五,关于文本与作者语料库的相关性。语境的观念在这里体现为一个文本和作者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该文本的性质也许恰好是由其他文本所提供的,因而思想史学者在专注于某一文本的研究时,必须同时注意到它与作者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拉卡普拉提出,语料库囊括了作者所有书面或口头资料,通常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审视,即文本间的连续性(指“线性发展”的内容)、文本间的非连续性(指不同阶段或时期间的变化甚或“认识论的突破”)、辩证的综合(指后期提出的较前期更高层次的洞见)。但他又指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语料库本身是否存在统一性,一个文本的不同方面或因素间的同一性有时尚值得怀疑,更何况语料库中多个文本间可能存在的非一致性和差异性形式,追求文本与语料库之间的相关性或同一性有可能会荒谬的结论^④。总之,文本与语料库之间或文本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封闭的,它们或彼此有所差别,或又相互关联,共同构成思想形成、演变的语境之一。

其六,关于话语模式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有些理论家强调话语模式、解释结构或传统风格在阅读和写作中的重要性^⑤。拉卡普拉在此基础上提出并

① Dominick LaCapra, *Rethink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Texts, Contexts, Langua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39—41.

② Ibid., pp. 41—48.

③ Ibid., pp. 48—55.

④ Dominick LaCapra, *Rethink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Texts, Contexts, Langua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55—56.

⑤ Jonathan D. Culla, *Structuralist Poetics: Structuralism, 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London: Routledge, 2002.

强调语言结构所构成的语境在文本解读和思想史研究中所起的作用,进而讨论语言的语境在历史学和文学中的功能区别。一般认为历史学区别于文学的基点在于,历史是关于事实的领域,而文学是关于虚构的领域;历史学家不能发明事实,而文学家却可以创造事实。但在另一些层面上,历史学家却需要利用某些具有启发性的想象或反事实的研究模式与视角。对此拉卡普拉质疑的是,历史学家在与过去的交互作用中是否必定受到事实的限制,是否能够截然区别纯粹的事实与虚构、纯粹的哲学与诗学、纯粹的同意与反对等。他指出,虽然语言可以多种形式完成自我指涉的表达过程,但它在历史研究中通常是从从属性或排他性两种主要形式达成的。在历史学学科制度化之后,就已形成一套“正规史学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the proper),历史学家仅可利用受限的语言形式达成普遍化的写作结果,以区别“他者”而明确所“发现”的同一性、正当性、权威性 etc 等决定性范畴。在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话语领域的纯粹性和自主性问题^①。

总体来看,拉卡普拉对于思想史语境的种种论证,其核心是意欲进行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转换,即采用与过去对话式的思想史以取代重构过去的思想史。尽管他也承认后者依据原始文献的研究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但也正是由于这种传统的文献观念误导了我们对于历史编纂学和历史过程的理解。拉卡普拉批评道,所谓纯粹的文献观念只是对历史记载性质的一种有启发性的虚构,因为任何对过去的描述都并非纯粹,而这种观念又导致了将历史学家的技艺抬高至纯然客观的地位,并且忽视了语言在表现历史方面的自主性维度。与这种纯粹的文献观念相伴而生的还有历史主义的观点,特别强调过去事物的独特性与连续性等。而所谓事实也只是相对于某个主题或问题所选择的记录而言,即便是最简单的事实(如事件所发生的日期)也要依靠历史学家的观念和史学编纂学的方法(如公元纪年法)来加以确认。拉卡普拉所主张的与过去对话式的思想史研究,其实质就是更加突出研究者或读者自身对文本的阅读和解释在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认为通过阅读和解释的实际行动过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达成读者与作者的视域融合,以内化于文本的方式穿越过去与现在的时空阻隔,兼顾“批判性”与“学术

性”的研究视角,进行一场历史与现实、语言与观念、社会与文化、自我与他者之间多重语境相互交织下的思想对话^②。

结 语

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西方社会步入所谓后现代状态,伴随着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思想的交锋,西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包括历史学在内日益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研究趋势,而关于语境与历史之间关系问题的讨论即产生于其间。从中,我们可以洞察出语境观念深刻而微妙的变化及其对于历史的主要指涉。

其中一种趋势暂可称之为现代主义范式的强化与标准化,其在理论与实践上强调现代科学方法中的分析与综合、现象与规律、定量与定性、微观与宏观的有机结合,或重视发现经验性事实、中心线索、核心意义,或追求宏大的、深层的、结构性、整体化、普遍性的真理认识,并以此作为重构或建构历史世界的基础。在专业史学领域,这种研究趋势具体表现为重构与建构主义史学类型。而关于语境与历史之间关系问题的讨论在此种趋势中是较少的,且带有某种神秘的色彩,尽管在实际研究中语境经常被传统史家作为解释历史的基本模式或方法论前提而加以应用,但对其价值与重要性则更多归于语言学或文学领域,当然对语境的总体认识也就未能从实践上升至理论自觉的程度。

另一种趋势则是对上述现代主义范式的批判性研究,具体表现为系统反思或解构现代主义的理论前提、历史假设、方法策略、知识体系等,并进行以各种后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实验性研究,突出分析主体、话语、文本、语境与语言、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甚至指出现代社会、现代科学、现代史学编纂学将走向终结的命运。在专业史学领域,这种研究趋势主要体现为解构主义史学类型或史学危机与终结论。而随着语境主义、文本主义的出现和流行,语境与历史之间关系问题的讨论则成为此种研究趋

^① Dominick LaCapra, *Rethink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Texts, Contexts, Langua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56-61.

^② Ibid., pp. 61-69.

势中的热点问题之一。

前文所提到的海登·怀特与罗伯特·伯克霍夫的相关理论研究即是后一种趋势的代表,其立意主旨均在于揭示语境与历史之间的密切关联。昆廷·斯金纳则从语境主义出发,具体提出和尝试了在思想史研究中如何应用语境理论,在语境化思想的过程中表现出将语境历史化的取向。拉卡普拉所列举的思想史研究的六种基本语境问题,明显透露出文本主义的语境论立场,在将文本泛化的前提下又表现出把语境内化于文本的寓意。此类研究呈现了诸多新的研究视角与思考方式,同时也不免某些暗含的将历史彻底语境化、文本化的极端倾向,语境这一曾助益于历史理解的观念似乎也在悄然从处于底色的后台走向前台。然而,这种语境化历史的终极立

(上接第71页)即不成熟的社会学还需要一个基本问题,以凝聚力量走向成熟。

社会学不成熟的现实表现是,什么样的社会现象研究都可自称为社会学的研究,社会学实际上成了一门在多元范式幌子下没有了学术规范的学科。单纯内省式的构想、个别案例的剪裁串接、文献汇编式的综合替代了科学的研究。因此,为了狭义社会学的健康发展,为了在凝聚研究力量的同时识别和剔除怀有各种非科学动机的假社会学研究,有必要设立一道“学科入门坎”,姑且称之为“狭义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从社会学创始人具有理论与经验研究并重的“成对性”出发,如迪尔凯姆有阐释“社会事实”的理论著作《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准则》和经验性研究成果《自杀论》,韦伯有阐释“社会行动”的理论著作《社会学的基础》和经验性研究成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笔者认为临时性的学科基本问题

场和态度能否为专业史家所普遍接受还有待于史学实践的检验,所提出的诸多理论问题也有待于国内史学理论与历史哲学界的进一步研究,以便洞察其间可能包含的有利于我们构建自身历史语境理论的思想元素。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历史学对后现代主义挑战的回应与分析”(项目号:09YJA770044)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邓京力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王 贞

可表述为:狭义社会学是对“社会的”理论自觉与方法揭示。

这个学科基本问题表述,也可作为目前狭义社会学不成熟的学科定义。所谓不成熟,是指它还只有“号召之义”,而缺乏学科“实际成分规定”。笔者认为,即使在定义中增加目前的“指向第三方”和“社会价值标准”成分,也还不全面。因为“社会的”成分绝不只是本文所论证的这两种。随着狭义社会学的发展,一定能够识别概括出“社会的”新成分或类型结构,从而使狭义社会学在理论对象上更丰富,在方法上更缜密,真正成为一门与目前相对成熟的经济学、政治学等平起平坐的学科。

(本文作者:郭大水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献忠



知网查重限时 7折 最高可优惠 120元

本科定稿，硕博定稿，查重结果与学校一致

立即检测

免费论文查重：<http://www.paperyy.com>

3亿免费文献下载：<http://www.ixueshu.com>

超值论文自动降重：http://www.paperyy.com/reduce_repetition

PPT免费模版下载：<http://ppt.ixueshu.com>

阅读此文的还阅读了：

- [1. 历史人物评说的传统语境与现代语境](#)
- [2. 中国梦的历史语境分析](#)
- [3. 《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努力追求在历史语境中书写历史](#)
- [4. 语境理论对完形填空的解释力](#)
- [5. 现场语境和背景语境的解释力](#)
- [6. 语境理论对科技翻译的解释力](#)
- [7. 作为新闻的历史——新闻语境下的历史再现](#)
- [8. “跨文化历史语境”与“影响研究”的方法论规定](#)
- [9. 近代企业的历史语境](#)
- [10. 《红豆》之历史语境解读](#)
- [11. 简评耶林的《为权利而斗争》——以历史语境和文本语境为视角](#)
- [12. 科学发展观的历史语境与理论诉求](#)
- [13. 斯金纳历史语境主义方法论评析](#)
- [14. 从历史语境看科学理论的形成](#)
- [15. 历史的语境与肖像](#)
- [16. 历史语境与巨鹿名称演变](#)
- [17. 肖全的摄影:历史的语境与肖像](#)
- [18. 明清之际儒学流变及其原因探析——基于“历史语境论”的解释模式](#)
- [19. 科学发展观的历史语境与理论诉求](#)
- [20. 语境与历史之间——作为解释模式与方法论前提的历史语境理论](#)
- [21. 在历史的语境中阐释艺术的历史](#)
- [22. 现场语境和背景语境的解释力](#)
- [23. 名著改编:在历史语境与当代视界之间](#)
- [24. 语境理论发展历史回顾](#)
- [25. 还原历史语境,提升历史解释能力——以《圣雄甘地》一课为例](#)

26. “西昆体”盛行的历史语境
27. 历史语境中的遗产与传统
28. 历史语境中“灾害”界定的流变
29. 历史是一种语境——以《世说新语》为例
30. 新潮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历史语境
31. 语境理论的历史回顾与系统分析
32. 不同语境下的历史概念辨析
33. 昆廷·斯金纳历史语境主义——与新历史主义语境理论的对比
34. 从文本中心主义到历史语境主义:语境、概念与修辞
35. 语境分析方法与历史解释
36. 历史语境下的西周“威仪”观
37. 当代英国绘画的历史语境
38. 历史语境论下的清末预备立宪
39. 牛顿《总释》的历史语境解读
40. 国家建构语境中的妇女解放——从历史到历史书写
41. 历史语境中的天坛
42. 历史语境与文化提问
43. 在历史沿革语境中“善译”
44. 历史的语境
45. 昆廷·斯金纳“历史语境主义”方法论评述
46. 文本、文类、语境与历史重构
47. 消费语境下的上海近代历史街区再生
48. 文化工业理论生成的历史语境
49. “文化城市”理念出场的历史语境及理论内涵
50. 历史解释与语境论——兼评覆盖律模型在历史解释中的应用